



中国历史演义全书

宋代历史演义

(六)

〔民国〕蔡东藩撰著

目摇摇录

第八十六回	史弥远定计除奸 铁木真称尊耀武	员
第八十七回	失中都金丞相殉节 获少女杨家堡成婚	员
第八十八回	寇南朝孱主误军谋 据东海降盗加节钺	愿
第八十九回	易嗣君济邸蒙冤 逐制帅楚城屡乱	愿
第九十回	诛逆首淮南纾患 戕外使蜀右被兵	愿
第九十一回	约蒙古夹击残金 克蔡州献俘太庙	愿
第九十二回	图中原两军败退 寇南宋三路进兵	缘
第九十三回	宋蜀境累得贤才 劾史氏力扶名教	愿
第九十四回	余制使忧谗殒命 董丞相被胁罢官	苑
第九十五回	捏捷报欺君罔上 拘行人弃好背盟	愿
第九十六回	史天泽讨叛诛李璿 贾似道弄权居葛岭	愿

第九十七回	援孤城连丧二将 宠大憨贻误十年	员源
第九十八回	报怨兴兵蹂躏江右 丧师辱国窜殒岭南	员猿
第九十九回	屯焦山金师告燿 陷临安幼主被虏	员猿
第一百回	拥二王勉支残局 覆两宫怅断重洋	员源

第八十六回 史弥远定计除奸 铁木真称尊耀武

摇摇却说吴曦伏诛，函首至都，入献庙社，且徇市三日。诏诛曦妻子，家属徙岭南，夺曦父挺官爵，迁曦祖璘子孙出蜀，存璘庙祀。曦年十余岁时，父挺尝问曦志，曦已有不臣语，挺顿时发怒，蹴曦仆炉火中，面目焦灼，家人号为吴巴子。及出调至蜀，校猎塞上，戴月而归，仰见月中有人，亦骑马垂鞭，与自己面目相似。问诸左右，谓所见皆符，因私念道：“想我当大贵，月中人是我前身呢。”遂扬鞭作相揖状，月中人亦扬鞭作答，于是异谋益决。从事郎钱玠之，夜梦曦祷神祠，用银杯为琖。甫掷地上，神忽起立与语道：“公何疑？公何疑？政事已分付安子文了。”曦似未解，神又道：“安子文有才，足能办此。”玠之醒后，遂以语曦，以子文即安丙别字，乃召丙用事。哪知为安丙所图，就此被诛，这也可谓妖梦是践哩。

时金主正遣朮虎高琪，奉册至曦，尚未到蜀，曦已伏法。杨巨源、李好义与安丙道：“曦死，敌已破胆了，何不亟复关外四州？否则必为后患。”安丙即遣好义攻西和州，张林、李简攻成州，刘昌国攻和州，张翼攻凤州，孙忠锐攻大散关，数路依次得手，金统将完颜钦遁去，四州及大散关，一并克复。宋廷命杨辅为四川宣抚使，安丙为副，许奕为宣谕使，改兴州为沔州。丙自恃功高，与辅未合，为政府所闻，乃复召辅南还，授知建康府，别授吴猎为四川置制使。李好义既复西和州，拟进取秦陇，牵制淮寇。偏为曦旧将王喜所忌，暗加媒孽。安丙听王喜言，檄令停军，士气皆沮。金将朮虎高琪，复调集各军，夺去大散关，孙忠锐败走。安丙闻忠锐退还，密嘱杨巨源、朱邦宁

率兵往援,乘间诛忠锐。巨源至凤州,闻忠锐来迎,遂命壮士伏在幕后,待忠锐入帐,突发伏兵,拿下忠锐,把他斩首,并杀忠锐子揆。丙以忠锐附金,奏闻朝廷,有诏仍奖丙有加。惟巨源前次诛曦,未得重赏,诏书中也无一字提及巨源,巨源疑丙掩功,颇有怨言。丙乃保荐巨源为宣抚使司参议官。至是掩杀忠锐,又不闻录叙。俄报王喜得任节度使,心益不平。喜为曦故将,贪淫狠愎,诛曦时不肯拜诏,且遣徒党入伪宫,劫掠几尽,又取曦姬妾数人,回家取乐。巨源与好义,统说他不法,独安丙不以为意。喜阴图陷害二人,特囑令死党刘昌国,潜图好义。昌国投入好义军,佯与结欢,好义性情豪爽,不设城府,尝偕昌国畅饮。一夕,欢宴达旦,好义心腹暴痛,霎时晕毙。及入殓,口鼻爪指,均已青黑,往觅昌国,已早远矐。部众才知为昌国所毒,号恸如私亲。后来昌国报喜,喜极称其能,昌国也扬扬自得。偏偏忠魂未泯,竟来索命,昌国白日出游,忽见好义持刃相刺,遂至惊怖仆地,经旁人扶救回家,背中忽起一恶疽,痛不可忍,叫号数日,旋即死了。

巨源闻好义被害,愈滋不悦,便贻书安丙,斥喜主谋。丙但将喜奏调,移任荆鄂都统制,始终不言喜罪,巨源抑郁不堪,作启与丙,内有数语道:“飞矢以下连城,深慕鲁仲连之高谊;解印而去鼓泽,庶几陶靖节之清风。”丙得书,已知巨源阴怀怨望,免不得猜忌起来,王喜且屡遣人愬丙,谓:“巨源与私党米福、车彦威谋乱。”喜尚未去沔州,丙即令喜捕鞠车、米两人。看官!你想此事由王喜发起,至此又令他鞠治,就使事无佐证,也要锻炼成狱。眼见得米福、车彦威,冤枉就刑了。丙闻谋乱属实,密使兴元都统制彭轂,往逮巨源,巨源正在凤州附近的长桥旁,与金人交战,不利而还,途中与彭轂相值。轂

询问数语，即令武士挽巨源裾，送至阆州对簿。舟行至大安龙尾滩，将校樊世显乘他不备，竟用利刃枭巨源首，不绝仅守。巨源既死，还说惧罪自刭。过了数日，方由安丙下令瘞埋，蜀人都代他呼冤。剑外士人张伯威，作文相吊，尤为悲切。直至朝廷纪念旧功，才赐庙褒忠，赠宝谟阁待制，予谥忠愍。李好义亦追谥忠壮，这且无暇细表。

且说金帅仆散揆退屯下蔡，专待和议，宋廷亦遣使与商。仆散揆定要加罪首谋。议卒未决，会揆病逝，金主命左丞相完颜宗浩，继揆后任，再与宋议和，仍然不成。韩侂胄特征求使才，选得萧山丞方信孺，令为国信所参议官，驰赴金军。信孺至濠州，金将纥石烈子仁责令缚送首谋，信孺不屈，子仁竟缚置狱中，露刃环守，断绝饮食，迫允五事。信孺神色不变，从容与语道：“反俘归币，尚可相从，若缚送首谋，向来无此办法。至若称藩割地，更非臣子所敢言。”子仁怒道：“你不望生还么？”信孺道：“我奉命出国门时，已将死生置诸度外了。”子仁恰也没法，释信孺缚，令他至汴，见完颜宗浩。宗浩也坚持五议，信孺侃侃辩答，说得宗浩无词可对，但畀他复书，令返报朝廷，再定和战事宜。信孺持书还奏，廷议添派林拱辰为通谢使，与信孺持国书誓草，并许通谢钱百万缗，再行至汴，入见宗浩。宗浩怒道：“汝不能曲折建白，骤执誓书前来，莫非谓我刀不利么？”信孺仍不为动，旁有将命官进言道：“此事非犒军可了，须别议条款。”信孺道：“岁币不可再增，故把通谢钱作代，今得此求彼，我惟有一死报国了。”会闻安丙出师，收复大散关，宗浩乃遣信孺等返宋，仍致复书道：“若能称臣，印就江、淮间取中为界，欲世为子国，即尽割大江为界。且斩首谋奸臣，函首来献，并添岁币五万两，犒师银一千万两，方可以

和。”信孺归见韩侂胄，侂胄问金帅作何语。信孺道：“金人要索五事：一割两淮，二增岁币，三索归附人，四犒军银，还有第五条不敢明言。”侂胄道：“但说何妨。”信孺踌躇片刻，竟脱口道：“欲得太师头颅。”侂胄不禁变色，拂袖而起，竟入白宁宗，夺信孺三级官阶，居住临江军。一面再议用兵，撤还两淮宣抚使张岩，另任赵淳为两淮置制使，镇守江淮。为了再战问题，复引出一个后来的奸臣，要与韩侂胄赌个死活，一判低昂。这人为谁？就是史浩子弥远。

弥远以淳熙十四年举进士，累迁至礼部侍郎，兼任资善堂直讲。侂胄轻开边衅，弥远独与反对，曾奏言不宜轻战。至是复密陈危迫，请诛侂胄以安邦，宁宗不省。可巧杨后闻知，也欲乘此报怨，暗嘱皇子荣王玠，弹劾侂胄。玠系燕王德昭九世孙，原名与愿，庆元四年间，丞相京镗等，因帝未有嗣，请择宗室子为养子，宁宗乃召入与愿，育诸宫中，赐名为玠，封卫国公。开禧元年，立玠为皇子，晋封荣王。荣王玠既奉后命，便俟宁宗退朝，当面禀陈，谓：“侂胄再启兵端，将危社稷！”宁宗尚叱他无知，杨后复从旁进言，宁宗意仍未决，杨后道：“宫廷内外，哪个不知侂胄奸邪，只是畏他势力，不敢明言，陛下奈何未悟呢？”宁宗道：“恐怕未确，且待朕查明，再加罢黜。”杨后道：“陛下深居九重，何从密察？此事非嘱托懿亲不可。”宁宗方才首肯。后恐事泄，急召杨次山入商，令密结朝右大臣，潜图侂胄。次山应命而出，转语弥远。弥远遂召钱象祖入都，象祖曾入副枢密，因谏阻用兵，忤侂胄意，谪置信州，至是奉召即至，与弥远定义。弥远又转告礼部尚书卫泾，著作郎王居安，前右司郎官张镃，共同决策。继复通知参政李璧，璧亦认可。弥远往来各家，外间已有人滋疑，报知侂胄。侂胄一日至

都堂，忽语李璧道：“闻有人欲变局面，参政知否？”李璧被他一诘，禁不住面色发赤，徐徐答道：“恐无此事。”及侂胄退归，璧忙报弥远。弥远大惊，复商诸张铉。铉答道：“势必不两立，不如杀死了他。”弥远本未敢谋杀侂胄，既闻铉言，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，统兵三百，候侂胄入朝，下手诛奸，侂胄三夫人满头花，适庆生辰，张铉素与通家，遂移庖韩第，佯送寿筵，与侂胄等酣饮达旦。是夕，有侂胄私党周筠，密函告变。侂胄方被酒，启函阅毕，摇首道：“这痴汉又来胡说了。”遂将来函付诸烛烬，俟至黎明，命驾入朝。筠复踵门谏阻，侂胄怒叱道：“谁敢谁敢！”遂升车而去。甫至六部桥，见前面有禁兵列着，便问为何事？夏震出答道：“太师罢平章军国事，特令震赉诏来府。”侂胄道：“果有诏旨，我何为不知？莫非矫旨不成！”夏震不待辩说，即挥令部下夏挺、郑发、王挺等，率健卒百余人，拥侂胄车，竟往玉津园。既入园中，把侂胄拖出，勒令跪读诏旨。震即宣诏道：

摇摇韩侂胄久任国柄，轻启兵端，使南北生灵，枉罹凶害，可罢平章军国事。陈自强阿附充位，可罢右丞相。

读至此，夏挺等转至侂胄背后，用锤一击，将侂胄头颅捣碎，一道魂灵，往阎王殿中报到去了。史弥远等久待朝门，至晚尚未得消息，几欲易衣逃去，可巧夏震驰到，报称了事，于是众皆大喜。惟陈自强踟躇不安，钱象祖从怀中出诏，授陈自强道：“太师及丞相，俱已罢职了。”自强道：“我得何罪？”象祖道：“你不看御批中，说你阿附充位么？”自强乃退，登车自去。

弥远、象祖等，遂入延和殿，以鞫殛侂胄事奏闻。宁宗尚属未信，及台谏交章论列，亦不加批。越三日，始知侂胄真死，乃下诏数侂胄罪恶，颁示中外，且令籍没侂胄家产。当下抄出物件，多系乘舆御服等类，惟各种珍宝，被侂胄宠妾张王二夫人，自行击碎，因此二妾坐徒。侂胄无子，养子玠亦流配沙门岛。越日，鞫陈自强至永州，诛苏师旦于韶州，安置郭倪于梅州，邓友龙于循州，郭僎于连州，张岩、许及之、叶适、薛叔似、皇甫斌等，皆坐党落职，连李壁亦降奇官阶。立荣王玠为皇太子，更名为洵。授钱象祖为右丞相，兼枢密使，卫泾、雷孝友参知政事，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，林大中签书院事，杨次山晋封府仪同三司，赐玉带。夏震亦得升任福州观察使。且改元嘉定，决计主和。时已遣右司郎中王相如金军，请依靖康故事，以伯父礼事金，增岁币为三十万，犒军钱三万百贯。金将完颜匡，仍索韩侂胄、苏师旦首级，柎谓俟和议定后，当函首以献。完颜匡乃转奏金主，金主仍命匡移文宋廷，索侂胄首，且须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。匡奉命后，正值宋相钱象祖，致书金军，述侂胄伏法事，遂召柎入问道：“韩侂胄贵显，已历若干年？”柎答道：“已十余年。平章国事，不过二年余。”匡又道：“今日可否除去此人？”柎尚未知侂胄死耗，便答道：“主上英断，除去何难？”匡不禁微笑，遂与语道：“侂胄已诛死了，汝回去，可亟令送首级来！”柎唯唯而出。还白朝廷，有诏令百官集议，吏部尚书楼钥道：“和议重事，待此乃决。况奸恶已诛，一首亦何足惜。”随命临安府斫侂胄棺。检取首级，再由韶州解到苏师旦首，一并畀金，仍遣王柎持送金都。金主御应天门，备黄麾，立杖钺，受二人首，并命悬竿示众，揭像通衢，令吏民纵观。然后漆首藏库，与王柎签定和约。条款如左：

- 一摇两国境界仍如前。
- 二摇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。
- 三摇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。
- 四摇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。

和议告成,金主遣使归还侵地,命完颜匡等罢兵,王柛亦得南归,诏以和议已成谕天下。调钱象祖为左丞相,史弥远为右丞相,雷孝友知枢密院事,楼钥同知枢密院事,娄机参知政事。未几象祖罢相,弥远以母忧去位,逾年即诏令起复。自是弥远遂得专国政了。嘉定元年,金主璟病歿,璟无子嗣,疏忌宗室,只有世宗第七子永济,素来柔顺,为所钟爱,特封他为卫王。会金主罹疾,永济自武定入朝,遂留宫不遣,既而金主去世,元妃李氏,黄门李新喜,平章政事完颜匡等,定策奉永济即位,尊故主璟为章宗。永济闻章宗遗诏,曾谓:“妃殡中有二人得孕,生男当立为储贰。”因此恐帝位不固,先事预防,当下令仆散端为平章政事,秘密与谋,仆散端遂奏称先帝承御贾氏,当以十一月分娩,今已逾期,还有范氏产期,合在正月,今医称胎形已失,愿削发为尼。永济即以贾氏无娠,范氏损胎,诏告中外。元妃李氏,与承御贾氏,因有违言,竟被永济鸩死,托词暴毙。进仆散端为右丞相,军民自是不服。

那东北的斡离河旁,杭爱山下,已有一个蒙古部长,建九游白旗,自称成吉思汗,为后来建立元朝的太祖。他名叫铁木真,系是哈不勒汗的曾孙,哈不勒汗受金封册,为蒙兀国王。相传他始祖叫做乞颜,曾在阿儿格乃衮山麓,辟地居住,数十传后,出了一个朵奔巴延,娶妻阿兰郭斡,生下二子。朵奔巴

延病死，阿兰郭斡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中攒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与交有孕，复接连生了三子。季子名勃端察儿，状貌奇异，沉默寡言，后来子孙日蕃，各自为部。五传至哈不勒，就是蒙兀国主。孙名也速该，并吞邻近诸部，威势颇盛。得妻诃额仑，产下一男，手握凝血，色如赤石。巧值也速该攻塔塔儿部，擒住敌目铁木真，遂以铁木真名子。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，铁木真母子相依，非常艰苦，幸赖诃额仑智艺轶群，抚育孤儿，得成伟器。好容易东剿西略，破了泰赤乌部，平了蔑里吉部。又灭克烈部及塔塔儿部。邻境乃蛮部最强，部酋太阳汗率众来争，复被铁木真擒住，杀死了事，以此远近诸部落，相率恐慌，争来归附，情愿奉他为大汗。汗字是外国主子的通称，取名成吉思汗，就是最大的意义。铁木真既即汗位，又用兵西南，出攻西夏。西夏自李乾顺歿后，子仁孝嗣，仁孝庸懦，为相臣任得敬所，亏得金世宗扶助仁孝，讨平乱事，国乃不亡。仁孝遂一意服金，与南宋罕通往来。仁孝病歿，子纯佑继立，为从弟安全所篡，内乱相寻，势且衰弱，哪里敌得过威棱初震的铁木真？铁木真率兵亟进，连下数城，擒往夏将高令公、明威令公及太傅西璧氏，长驱至夏都。李安全惶急万分，飞使至金邦乞援。偏偏援师不至，敌兵反昼夜猛攻，那时没有别法，只好城下乞盟。凑巧铁木真遣使额特，入城招谕，遂与他议定和约，并将爱女察合献与铁木真。铁木真平时最爱人家妇女，见察合妩媚可人，乐得卖些情谊，撤兵回国。李安全因金援不出，动了怒意，竟转攻葭州。葭州为金国边地，守将庆山奴，一鼓击退夏人，安全愤无可泄，因北诉蒙古，怂恿伐金。铁木真也想南下，造箭制盾，练兵养马，为攻金计。适值金主永济，遣使至蒙古，布即位诏敕，令铁木真南向拜受。

铁木真先问金使道：“新天子是何人？”金使答是卫王。铁木真唾了一口，复正色道：“我道中原皇帝，是天上人做的，哪知此等庸奴，也做了皇帝，还想要我下拜么？”即令撵出金使，金使快快而返。先是永济为卫王时，铁木真曾至静州，献纳岁币，与永济相见，知他柔弱，所以藐视得很。此时既不受命，遂趁着秋高马肥的时候，带着长子朮赤，次子察合台，三子窝阔台，统兵数万，馘纛出发，浩浩荡荡的杀奔金国来了。小子有诗叹道：

金源浩荡契丹亡，谁料蒙人又代昌。
黄雀捕蝉方饱欲，他人弹雀已擎枪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试看下回便知。

摇摇史弥远非可与有为者也，当其定计诛奸，一再被泄，非韩侂胄之恶贯满盈，应遭诛殛，则彼必先发制人，弥远等早身首异处矣。侂胄始而贪天之功，以为已有，滥叨厚赏，幸列高官，且函韩、苏二人之首，以献金人，试思侂胄系宋之罪臣，于金何与？刑赏乃宋之国典，于金何关？岂可冀和议之速成，不愿国威之衰辱耶？况蒙古初兴，金患方亟，控北且不暇，何暇南侵？诚能据理相争，亦何至再屈如此。故以诛奸和邻为弥远功，无惑乎奸伪益滋，而国且日弱也。彼铁木真崛起朔方，所向无敌，考其所为，徒以兵力屈人，绝无仁义之足言。而后来开国十传，混一区宇，岂真老氏所谓天道不仁耶？本书叙元事从略，已于细评中注明，姑不赘述云。

第八十七回 失中都金丞相殉节 获少女杨家堡成婚

摇摇却说铁木真率兵南下，特令部将哲别为先锋，径抵乌沙堡，金遣平章政事独吉千家奴，及参政完颜胡沙，率兵抵御，未及设备，已被哲别淹至，顿时溃走。哲别遂拔乌沙堡及乌月营。铁木真也即继进，破白登城，进攻西京。留守纥石烈胡沙虎突围遁去，铁木真遂取西京及桓、抚各州，命三子各率一军，分道攻云内、东胜、武朔、丰靖诸州邑，所至皆下。金主永济再命招讨使完颜九斤，监军完颜万奴等，统兵四十万，扼守野狐岭。这野狐岭势极高峻，相传雁飞过此，遇风辄堕，本是一个西北的要隘。完颜胡沙又奉诏为后应，端的是重兵扼境，飞鸟难行。九斤部将明安，劝九斤屯兵固守，九斤不从，再劝他发兵袭敌，又是不从。至铁木真进兵獯儿鬻，与野狐岭只隔西冈，九斤乃遣明安至蒙古军，问他入寇的原因。明安恨九斤不从良言，竟降了铁木真，说明金军虚实。铁木真遂乘夜进击，九斤毫不及防，顿时蒙古兵突入，一番蹂躏，大半伤亡。九斤、万奴等落荒而逃，蒙古兵乘胜追击，又杀伤了无数。完颜胡沙正来接应，闻败即走，至会河堡，为蒙古兵所追及，大杀一阵，全军覆没，胡沙仅以身免，逃入宣德州。铁木真攻克晋安县，分兵薄居庸关，守将完颜福寿，弃关遁去。蒙古兵驰入关中，径抵金都城下。金主永济，惶急失措，欲南徙汴京。幸得卫兵誓死迎战，杀了一日一夜，才把蒙古兵杀退。铁木真闻金都不下，留兵守居庸关，自率三子回国，再图后举。

金都解严，征上京留守徒单镒为右丞相，纥石烈胡沙虎为右副元帅，胡沙虎自西京遁还，至蔚州，擅取官库金银衣物，入

紫荆关,又擅杀涑水县令,金主并不问罪,反令他为副元帅。胡沙虎益无忌惮,自请兵二万北屯宣德。金主只与他五千,令屯妫州。胡沙虎遂移文尚书省道:“鞑靼兵来,必不能支,一身不足惜,三千兵为可忧。旦恐十二关及建春、万宁宫,均将不保了。”金主始恨他跋扈,数责十五罪,罢归田里。会金益都防御使杨安儿,亡归山东,聚党横行,四出劫杀,千户耶律留哥本系辽人,降金得官,至是也归附蒙古,取金辽东州郡,自立为辽王。金将完颜胡沙往讨留哥,大为所败。金主乃复胡沙虎为右副元帅,令将兵屯燕城北,徒单镒切谏不听。胡沙虎终日驰猎,不顾军事,金主以蒙古兵尚留居庸关,饬胡沙虎整兵往击,诏令中有诘责语,胡沙虎不但不悛,反暗生忿恨,竟与私党完颜丑奴、薄察六斤、乌古论夺刺三人,私下定议,造起反来。他不说自己造反,反说人家造反,当下号令军中,诡言奉诏入讨知大兴府徒单南平。军士哪里知晓,便随他同入金都。胡沙虎屯兵广阳门,遣心腹徒单金寿往召南平,南平茫无头绪,奉召而至。胡沙虎乘马以待,见南平到来,大喝道:“你敢谋反么?”南平不觉惊愕,正要答辩,那胡沙虎已拔出腰刀,将南平劈落马下,遂进至东华门。

护卫斜烈和尔等,引他入宫,胡沙虎遂自称监国都元帅,陈兵自卫,遍邀亲党,置酒高宴,琼筵醉月,声伎侑觞,居然是酒地花天,流连忘返。到了次日,用武士胁金主出宫,移居卫邸,留卫兵二百人监守,且令黄门入宫收玺。尚宫左人郑氏,执掌玺印,勃然愤道:“玺乃天子所掌,胡沙虎乃是人臣,取玺何用?”黄门道:“今时势大变,主上且不保,况一玺呢。御侍亦当为自免计。”郑夫人厉声叱道:“汝辈是宫中近侍,恩遇尤隆,主上有难,应以死报,奈何为逆臣夺玺呢?我可死,玺不可

与。”遂瞑目不语。胡沙虎复遣人夺取宣命御宝，除拜乱党数十人。丞相徒单镒正坠马伤足，告假在家，胡沙虎意欲僭位，因镒为民望所关，特自行往访。镒从容答道：“翼王珣系章宗兄，众望咸归，元帅诚决策迎立，乃是万世功勋呢。”胡沙虎默然。乃令宦官李思中，就卫王邸中，鸩杀金主永济，另遣徒单铭等，至彰德迎升王珣，诣燕京即位。立子守忠为太子，追废永济为东海郡侯。

胡沙虎因完颜纲将兵十万，在缙山领行省事，特诱他回来，设伏击死，复尽撤沿边诸军，尽令回郡。铁木真闻金防已撤，复进兵怀来。金元帅右监军朮虎高琪，拒战败绩，蒙古兵乘胜薄中都。胡沙虎适患足疾，乘车督战，大败蒙古兵。惟足疾益剧，几乎不能行动，乃召高琪入卫，限次日到京。高琪逾期乃至，胡沙虎责他违令，意欲处斩，还是金主珣决意从轻，谕令免死。胡沙虎乃益高琪兵，令他出战，且面饬道：“胜乃赎罪，不胜立斩。”高琪驱军迎敌，自夕至晓，北风大作，吹石扬沙，不能举目。金兵正处下风，适为敌人所乘，眼见得支撑不住，只好败回。高琪谕军士道：“我等虽得脱归，仍然难免一死，不如往诛逆贼胡沙虎，再作计较。”军士齐声得令，一哄至胡沙虎第，将他围住。胡沙虎知事不妙，忙趋至后垣，逾墙欲遁，偏因足疾未痊，攀登不便，急切里为衣所绊，坠落地上，竟至伤股，卧不能起。高琪率兵突入，见了胡沙虎，哪里还肯容情？手起刀落，分作两段，随即取首诣阙，自请坐罪。金主珣反加慰抚，下诏暴胡沙虎罪恶，追夺官爵。且命高琪为左副元帅，一行将士，论功行赏。

惟蒙古兵恰四处分略，所向残破，连陷金九十余郡。两河、山东数千里，尸骸遍道，鸡犬为墟，再进兵攻中都，铁木真

因遣使告金主道：“汝山东河北郡县，统为我有，汝所守只有燕京，我不难一鼓踏平。但天既弱汝，我不忍再逼汝，汝可速行犒师，消我诸将怒气，我便当回国了。”金主珣犹豫未决。高琪主战，独右丞完颜承晖主和，金主乃遣承晖出城议款，铁木真道：“你主有子女么？何不遣来侍我？”承晖无奈，还达金主，金主想得一法，把故主永济的少女，饰作公主，送给铁木真受用。并将金帛童男女各五百，马三千匹，作为犒师费。铁木真乃驱军北还。出居庸关，把所虏两河山东少壮男女数十万，尽行杀毙，奏凯而去。

金主珣因国蹙兵弱，防敌再至，因欲迁都汴京，为苟安计。左丞相徒单镒进谏道：“銮舆一动，北路皆不守了。今已讲和，聚兵积粟，固守京都，乃是上策。若恃辽东为根本，倚山负海，备御一面，尚不失为中策。若迁至汴京，四面受敌，恐真是无策呢。”金主珣只是不从，徒单镒忧郁而亡，金主珣遂命完颜承晖为都元帅，穆延尽忠为左丞，奉太子守忠留夺中都，自率六官启行赴汴。事为铁木真所闻，竟愤愤道：“既与我和，还要迁都，是明明疑嫌未释，不过借着和议，作个缓兵的计策，我难道为他所欺么？”遂大阅军马，再行南侵。会值金斡军作乱，戕杀主帅索温，另推卓达等为帅，击败金都防兵，遣使至蒙古乞降。铁木真遂遣降将明安等出助卓达，会兵围攻燕京。金主珣闻燕京被围，亟召太子守忠来汴。守忠一行，燕人益惧，蒙古将木华黎，复分徇辽西，攻金北京，守将银青，出战败还，为裨将完颜昔烈、高德玉等所戕，改推寅答虎为帅。寅答虎是个没用的家伙，见蒙古势盛，当即出降。辽西诸郡，闻风归附，单剩了一座燕京城，就是铜浇铁铸，也是孤危万分。留守都元帅完颜承晖，因尽忠久在行阵，尽把兵权交付，自己得

总揽大纲,飞书至汴,乞发援兵。金主珣命左监军永锡,率中山真定军,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大名军,共约数万,驰援燕京。又命御史中丞李英主饷运,行省李朮鲁为后应。英赴大名,终日饮酒,蒙古兵竟来劫粮,英全然不觉,冒冒失失地到了霸州。途中正遇蒙古兵,大刀阔斧地冲杀过来,把所有粮车,尽行夺去。英尚是酒气醺醺,似醒非醒,被蒙古兵杀到马前,乱枪搠死,余众悉毙。庆寿、永锡闻粮已失去,如何行军?当然遁归,自是燕都援绝,内外不通。完颜承晖与尽忠会议死守,尽忠言语支吾,承晖自知必死,索性辞别家庙,自作遗表,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,赍送至汴。大致论尽忠奸状,并及平章政事左副元帅高琪,谋国不忠。且自言不能保燕,死有余辜,恳主上速任贤去邪,整军经武,以保孱局等语,一面尽出私财,分给家人,阖家统是号泣。独承晖神色泰然,仰药以殉。尽忠决计南奔,束装至通元门,忽见妇女拥杂,呼令挈逃。尽忠瞧着,都是留住燕京的妃嫔,他却出言相给道:“我当先出,与诸妃启途。”诸妃嫔乃让他出城,他带着爱妾,携着细软物件,竟急奔而去,毫不返顾。妃嫔等进退无路,正在惶急,被蒙古兵一拥杀入,老丑的死刀下,少壮的统被掳散,任情奸污去了。

燕都既陷,宫室被焚,府库财宝,搜括殆尽。金祖宗的神主,一古脑儿取掷坑中。至金主得承晖遗表,但赠他为尚书令,兼广平郡王,所有尽忠弃城的罪名,置诸不问,反令他为平章政事。就是朮虎高琪亦任职如故。蒙古兵进攻潼关,急切不能攻下,另由嵩山小路趋汝州,直赴汴京。金急召花帽军往阻,击败蒙古兵前队,蒙古兵乃还。金主因敌兵已退,特遣仆散安贞统领花帽军,往平山东。山东自杨安儿作乱,群盗响应,势甚猖獗。安儿少无赖,以鬻马鞍为业,市人呼为杨鞍儿,